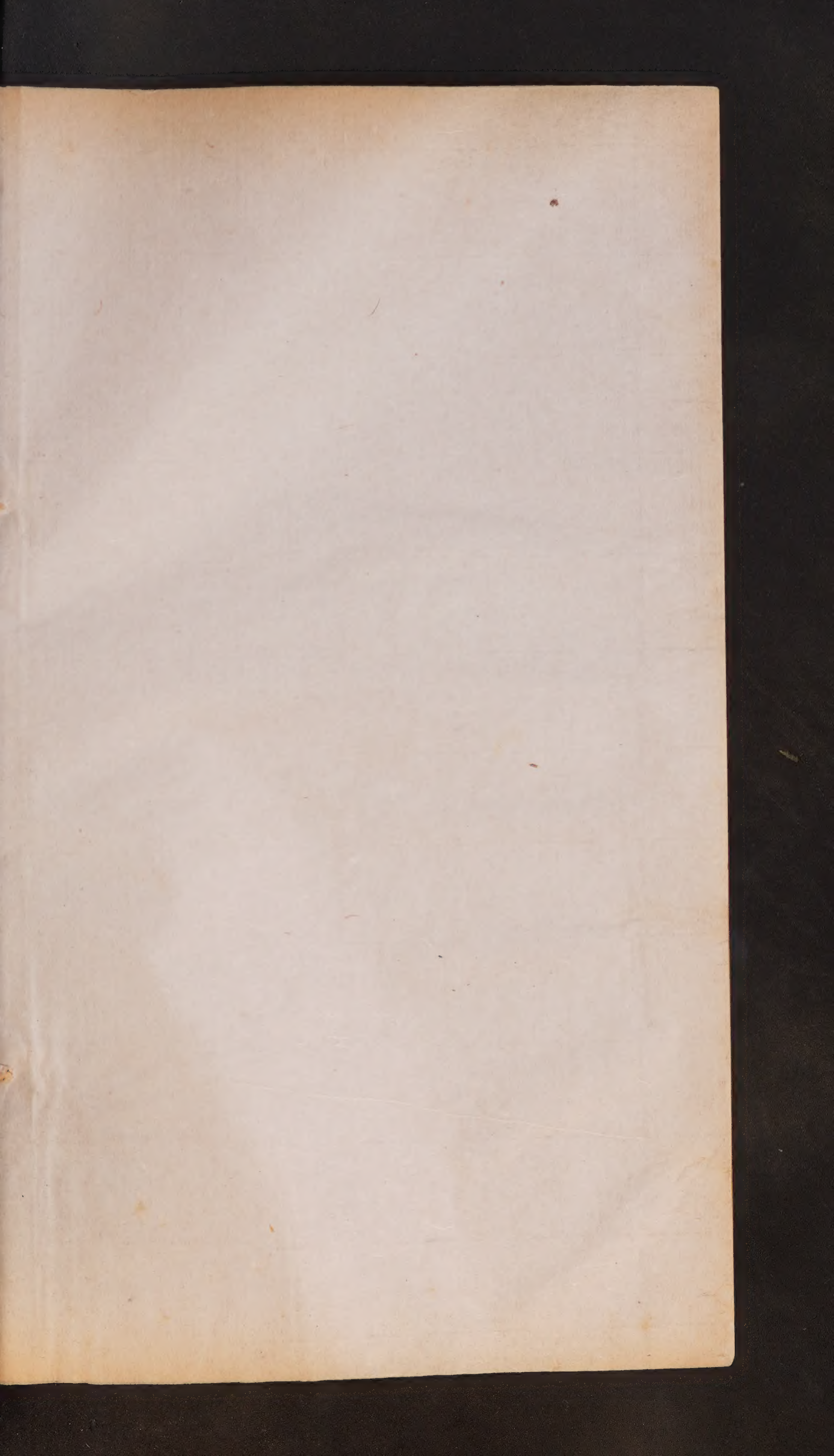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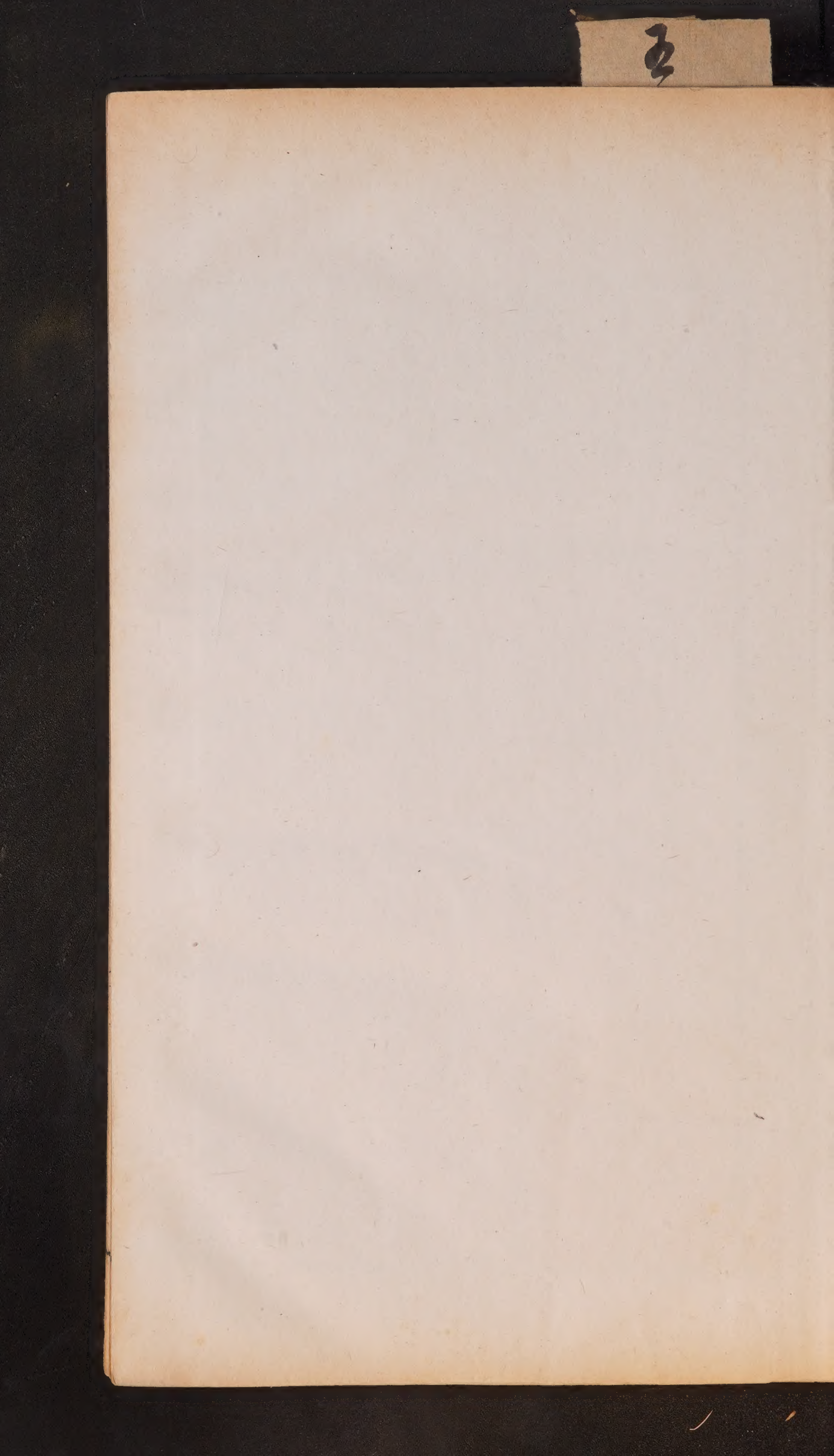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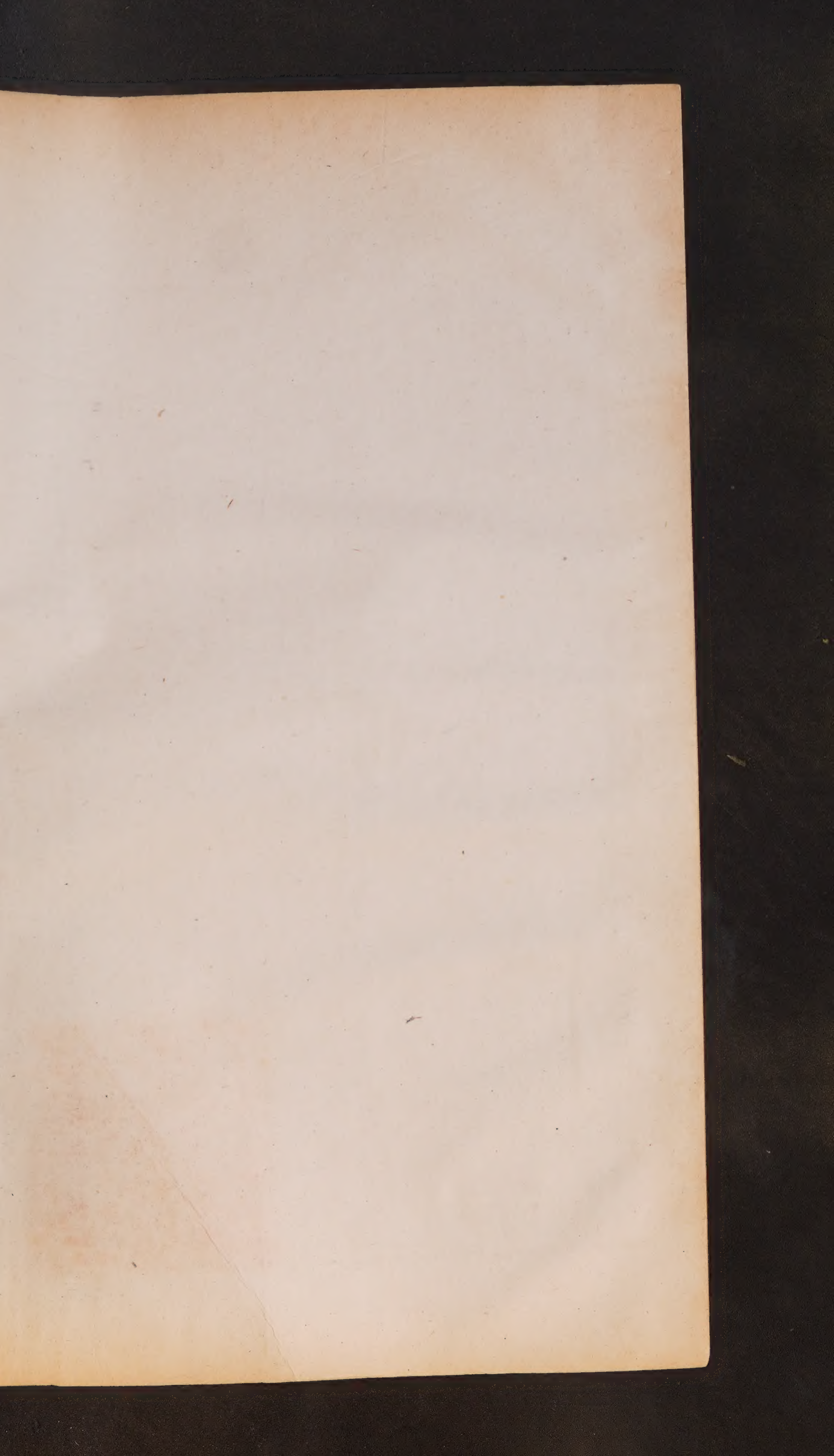








史記抄卷之十九

衛康叔世家 篇中次宣公奪太子伋妻因聽子朔讒而殺之、而子壽及子伋爭死處可悲○轉入懿公戴公文公處令人流涕太息矣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禄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絶爲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禄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

事多而簡語指之又使人復即了最是史公筆力

只為武庚餘民一句故特附贊於西

康誥云命爾侯於東土則康叔初封已爲侯矣其子康伯以下皆殷爵爲伯至夷王復命爲侯乎此而特尚侯查一考

衛君君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即王孫牟）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疌伯立（音捷）疌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十三年周

羨墓道也

高云武公賢侯也而乃有弑兄之惡乎使誠有是惡則史公於淇奧賓筵詩何取焉事爲史家傳聞之誤也○按詩序衛世子共伯早死共妻共姜守義則於是共伯早死而武公以弟繼立無襲攻自殺之事

厲王出犇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武公即位脩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爲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五年取齊女爲夫人好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

羨字疑是墓字

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莊公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犇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同惡相比）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弒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爲宣公宣公七年魯弒其君隱公九年宋督弒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

簡鍊不若左氏而筆端鼓舞使讀者踴躍如見則左乃讓焉

晉曲沃莊伯殺其君哀侯十八年、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

甚明次可讀

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併殺太子伋以報宣公中類申生而子壽又過之矣可涕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爲君惠公犇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惠公不當有衛納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犇于周惠公復立詳惠公立三年出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

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犇溫，衛燕立惠王弟頹爲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即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如畫）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太史公極分明處可愛）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爲衛君，是爲文公。文公以亂故犇齊，齊人入之。（如畫又下筆簡）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

子伋之後伋子文死而代伋死者子壽文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犇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犇陳二歲如周求入

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鴆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鴆令薄得不死已而周爲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奔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邴歜弒其君懿公三十五年成公卒子穆公遬立穆公二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衎立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

與春秋牴牾

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子數侍公飲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又怒公之嘗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獻公獻公犇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爲殤公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犇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爲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

三年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鰌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林父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爲嗣是爲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弃疾弑靈王自立爲平王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

不言所以有惡
衛史為国諱

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遬謀朝使殺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犇宋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郢僕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犇謂郢曰我將立若爲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爲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郢近季札於是衛乃以輒爲君是爲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聵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絰歸簡子送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不得入入

弑君附見

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弑其君悼公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于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反魯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毋所與與之盟許以悝母爲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甯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悝母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猳從之伯姬

甯以名獲益句乘車乃是欒甯駕下行爵食炙可見

劫悝於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欒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召護駕乘車行爵食炙奉出公輒奔魯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

悝竟立太子蒯聵是爲莊公莊公蒯聵者出公父也居
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
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群臣欲作亂乃止二年魯孔丘卒
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曰戎虜何爲是戎州病之十月
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犇衛人立公
子斑師爲衛君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爲衛君衛
君起元年衛石曼専逐其君起起犇齊　衛出公輒自齊
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
元年賞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
自立是爲悼公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敬公十九年

鍾云公孫鞅入秦特詳以秦之亡在鞅也

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昭公六年公子亹弒之代立是爲懷公懷公十一年公子頹弒懷公而代立是爲慎公慎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速立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因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爲元君元君爲魏壻故魏立之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爲東郡二十五年元

君卒子君角立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爲始皇帝二十

一年二世廢君角爲庶人衛絶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

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

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

相滅亦獨何哉似申生無後天之報善如此

衛康叔世家終



删右传用钗简直故佳处多遗然亦见作者串撮之尤见笔力

史記抄卷之二十

晉世家

晉本大國而史迁次晉武公以及獻公之立世系甚明而獻公惑於嬖姬五公子相継爭立而晉不絶者如帶矣文公末年得復國而以伯天下靈景厲中才之主然因遺業文多殭輔故得與秦楚並雄中原悼公再伯未幾而死國遂分於六卿以亡悲夫○史迁大畧多本左氏傳國語故文多可觀覽云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

上古多有此事

至此將名晉侯以前曰唐也
以堯墟南有晉水故改曰晉

此後但叙曲沃翼相搆兵一事

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
子燮是爲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爲武侯武侯子服人是爲
成侯成侯子福是爲厲侯厲侯子宜臼是爲靖侯靖侯巳
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
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
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
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
費王立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爲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
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晉人師服曰異哉

文侯迎立平王此不序平王之命乃入於殘生子中蓋誤以文侯爲文公也

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曲沃乱晉之始）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爲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

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
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
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爲曲
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
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爲君是
爲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
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
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哀侯二年曲
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爲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
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

高云以平桓之弱而不爲師伐曲沃猶見天討之是也曲直之分也而釐王之獨貪寶器之賂命武公爲諸侯是有君君臣之分子故周之失德不始於初命三晉大夫之籍斯虔而始於命武公時矣

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之

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爲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爲鄭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弒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覇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總前倒挈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

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代晉爲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蔿說公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蔿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不使諸子居之

伏以秦夫人涕泣救晉君冷矣

高云是時三晉全盛而分三晉之人即
胎於此出場生子中陰
生午中信矣

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伐滅霍滅魏滅耿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畢萬魏之始)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太子不

畢萬之兆詳已見於魏世家此入彼固是此可刪

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
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
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
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
生伐東山里克諫獻公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
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
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誓軍旅君與國政
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
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率師不威
將安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

此所記与左氏稍異要之後人意想何所不有固是俗快之語

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取其下陽以歸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柰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

有前語不可無此應此語乃文貫快

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歸
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
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曰
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
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
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况他人乎
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弒之謂獻公曰太子
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
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
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乃

詔且怒得情左云
姬必有罪乃是爲
父諱一犯矣二記
傳而要之辭當從
左意爲從也

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
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
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
惡名以出人誰入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
新城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
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
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
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
士蔿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
公吾誰適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居保其城二十一

又提

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鞮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爲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脣之與齒脣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還襲滅虞虞

又聞上數句為
獻公擒禍之階
亦為重耳霸
業之根

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荀息牽
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
亦老矣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屈潰夷吾欲奔
翟冀芮曰不可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
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
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桑
晉兵解而去提當此時晉彊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
至河內驪姬弟生悼子二十六年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
丘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
不務德而務遠畧諸侯弗平君第毋會毋如晉何獻公亦

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爲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爲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慚爲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爲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内重耳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於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殺悼子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爲禍

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脩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郤芮曰内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彊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内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爲晉君是爲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

重耳知國難方殷故不敢入

年使邳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夷吾背義內失功臣外倍與國能無亡乎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爲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惠公非人情也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爲此臣聞命矣遂伏劒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秋狐突之下國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將以晉與秦

奇子以奇語結

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邳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夷吾背秦秦焉得不憾憾故許邳鄭入重耳也）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過禮

晉惠公惠公禮倨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晉失之甚）謀之慶鄭曰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虢射曰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柰何鄭曰秦内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

一言之善遂足動人如此

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爲右進兵九月壬戌秦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公馬鷙不行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爲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虢射爲右輅秦穆公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爲繆公夫人衰經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爲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曰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

刪謂君何一段覺精神減。左傳固妙然在此不得不簡

王守溪曰後了子圉來歷起圉與秦隙後又重耳

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爲圉女爲妾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民力罷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

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爲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

傳完出奔入國事重鋪敘一番為文公出色

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鯈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

（以下復說　前說一遍　倒轉復說一遍　提）

夷吾立之是爲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爲可用興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

會豎刁等爲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

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

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勸重耳趣行重耳

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

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爲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

懷女德竊爲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

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

觀此則重耳無晉志

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

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

欲觀重耳駢脅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

鍾云重耳亡歷諸國或禮或不禮史公悉書之正為報復張本

過我奈何不禮其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

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月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

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爲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郤之屬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應前四十三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

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即位爲晉君是爲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

袪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爲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郤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郤呂郤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爲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郤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衞徒與戰呂郤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郤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應與文公妻者卒爲夫人秦送三千人爲衞以備晉亂文公

脩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
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
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
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
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
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
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
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
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
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

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
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
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
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入綿上山中於是文
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
且旌善人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
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
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
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
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

莫如入王尊周周晋同姓晋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晋之資也三月甲辰晋乃發兵至陽樊圍温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晋河内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晋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晋作三軍趙衰舉郤縠將中軍郤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往伐冬十二月晋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五年春晋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

鍾云接此皆準出亡時恩怨為施報太史公云所以大有回顧是一篇大照應處

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爲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

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請復衞侯而
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
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
毋禮不許楚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衞以誘之執宛春以
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晉侯乃囚宛春於衞且私許復曹衞
曹衞告絶於楚楚得臣怒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爲何退
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
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己巳與楚兵合戰
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作王宮于踐

高云文侯誤也王時文侯仇也而乃誤以重耳當之可知文人蒐馳載籍因此有誤云

土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愼明德昭登於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

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柰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

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縠將右行先蔑將左行七年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爲利君何不解鄭得爲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

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

弦高解鄭難

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絰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趙盾代趙衰執政

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皐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衞故有呂郤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衞太

晉逆爭立君

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皐是於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盾執國而迎公子雍矣復爲穆嬴所劫而以兵拒秦之送公子雍者可乎）趙盾爲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扈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郩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郤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

高云據左氏翳桑餓者與是一人而即提彌明也今史公分而為一或別有

患隨會之在秦常爲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弑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雕墻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弃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麑刺趙盾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麑退歎曰殺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音祁彌）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

毋之存不願遺毋盾義之盆與之飯肉已而爲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明爲盾搏殺狗盾曰弃人用狗雖猛何爲然不知明之爲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淮南子曰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爲

弑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盾
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爲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
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
隱宣子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趙盾使趙穿
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
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爲公族伐
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弃楚楚怒伐鄭晉
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彊會
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因救鄭與楚
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

夏徵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欒書先縠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縠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渡河楚已服鄭欲飲馬於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曰臣為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縠以首計而敗晉軍

高云先軫剛悍尚氣文襄依倚背德子曰先軫導之宜其生子先縠重以狠戾不仁而遂取滅族之禍也

河上恐誅先縠恥計之誤晉遂奔翟而叛其族宜矣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爲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紿爲救宋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紿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

郤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質於
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
因郤克告急於晉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
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鞌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
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
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齊使曰蕭桐
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
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
為邢大夫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
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韓厥鞏朔趙穿荀騅趙括趙旃皆

何以不并趙朔

爲鄭智罃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崩問伯宗伯宗以爲不足怪也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爲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韓厥言趙有之後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絶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爲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爲君是爲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

郤讒伯宗殺之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覇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乃使人閒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

彊則驕驕則多內嬖而生亂

高云欒書之責御之最巧最毒似此設以难白之矣宜其反之絶祀於晋也夫

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

夫字他本作父今更正之

盜也對曰人將忍君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爲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弑厲公葬之以一乘車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爲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夫（夫字疑誤）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寡

人自以踈遠毋幾爲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祭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循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傒舉解狐解狐傒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傒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月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十四年晉使六卿

高云悼公中興霸業甚偉然太史公不詳載以是時政在六卿晉之大勢已趨於弱故也

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棫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

左作盈

六卿韓趙魏范氏中行氏智氏

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

高云晉国之所以卒為三卿裂者由獻公懲桓莊之族所驪姬之愛而祖無畜群公子故也夫公子国之枝葉而無遠之於外四子宗之楷則無旋日強共叔邦不歸他姓不得矣惜史公世家未言其故

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

趙鞅時從卒長吳三十一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立
簡公弟驁爲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
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
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
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
是爲哀公哀公大夫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戴子
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
驕爲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
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
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

陳昌應曰人易忘失意後意易失忘人此中無限喟嘆

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

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

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

公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二十

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

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是歲齊威

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

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

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況驕主乎靈公既弑其

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

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晉世家終

